

中国年度最佳文学作品精选

反攻地球——光荣战役

科幻小说

反攻地球——光荣战役

空 门

反攻地球——光荣战役

空 门

上 篇

2401 年 9 月 24 日

继二十世纪末产生的摇滚乐在上个世纪成为一种古典音乐以后，传统电影在本世纪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一种严肃的高雅艺术。原因很简单，虚拟现实技术的长足发展使得用户能真实地感受虚构的世界或真实的历史，它冲击了传统的电影制作业，迫使传统电影转变。但是，它并没有宣告电影的死亡，甚至没能取代电影的重要地位。事实上互动媒体并不能完全取代被动媒体，互动电影制作商们从来不敢轻视传统电影。究其原因，电影作为一门艺术，其艺术性并不等价于“真实感”。电影的编导和剪接成为了这门艺术中最重要的学问。

迈克尔·道格拉斯是电影界的奇才，他曾经研究过二十世纪到二十一世纪所有的经典电影。他擅长并热衷于制作大

场面，据他本人说，这是因为受到《星球大战》系列的影响。不过说实话，我觉得《星球大战》系列颇有些弱智——主要是里面关于太空战争的描写太像童话。不管怎么说，我是道格拉斯的忠实影迷。我反复观看了从他的成名之作《吉他手》到最新的《上将，你被捕了》的每一部电影。我几乎能背出每一部片子里主人公的名字，在这个什么都靠量子记事本的时代可算得上是难能可贵了。道格拉斯的成功是因为他扎实的艺术功底和严谨的作风。他会仔细阅读剧本，揣摩每一个细节，而不是像虚拟现实游戏制作者那样天马行空。通常他还自己剪接影片，他对待多余的情节毫不留情，从不浪费镜头，以至于有人称他为电影界的海明威。他的故事通常都带有强烈的现实意义和深刻的内涵。他的成名作《吉他手》讲述了一个船长曲折的人生：敬业的主人公酷爱太空航行，然而他的努力工作却无法使他摆脱在战争期间背下沉重的债务；失去飞船的主人公加入了军队，成为了一个舰长；但当他看清这是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而且正是这场战争中断了星际贸易，他毅然放弃好不容易得到的舰长职务，成了一个在太空港的酒吧里卖艺的吉他手。影片中用到了大量的切换，镜头在三个时期反复切换，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控诉了战争。而最近的《上将，你被捕了》则是一部讽刺战争狂的黑色幽默剧。

泛银河系人类联邦艺术实业公司邀请我参加这部名为《反攻地球——光荣战役》的传统电影的首映仪式。我既不是影视界的名人，也不是政界要员，获此殊荣仅仅因为影片中主人公的原型是我的父亲。但是我来仅仅是因为道格拉斯。我

相当讨厌这家公司，它实际上是联合政府的宣传喉舌。它惯用的手段是大量制造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于是我莫名其妙地成了英雄之后。要是这部片子讲述的是联邦统一时期的战争，我根本就不会看——而且我相信道格拉斯也不会接受这样的片约。我父亲告诉了我太多关于那场战争的暴行，我无法相信联邦的那些骗人的鬼话。谢天谢地，它讲述的是那场圣战。

到场的人物包括从国会议员到富商大贾的各种社会名流，几乎没有第二个像我这样的无名小卒。然而他们当中没有几个真正懂得艺术的。别看他们经常出入各种艺术场馆，其实大都是附庸风雅。上次在一个摇滚乐队的现场表演会上，一个衣冠楚楚的绅士装作内行对我说：“还真不赖，这是我听过的最吵最乱的摇滚乐队。”说实话，我不认为他能分辨贝司和吉他的声音。但最让我失望的莫过于道格拉斯的缺席。

光渐渐暗下来了，32m×18m的等离子屏幕上出现了黑白的片头。这是道格拉斯惯用的技巧：他喜欢用黑白的镜头来代表历史和回忆。这些纪录片对我这个历史系航空航天史专业的研究生来说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屏幕上出现的是一些人类航天史的纪录影片的片断。短短几分钟的影片展现了从人类首次发射载人宇宙飞船到“探索者SP”号恒星际考察船离开太阳系的所有重要事件。平滑的过渡、完美的剪接配上合适的交响乐，使人能感到深邃的太空对于人类的吸引力。

当“探索者SP”跃入超空间后镜头聚焦到火星轨道上，太空人在小行星上安装火箭推进器，将它们送到火星轨道上，并

在上面建造工厂；工厂源源不断地制造金属和硅片，并将废料加工成土壤，太空工程师们利用这些原料在火星轨道上建造有史以来最大的宇宙飞船。移民们带着各种动植物的冷藏胚胎进入了完工的太空船，同时也带上了记录了地球文化的数字资料。满载着人类希望的“开拓者”号离开了太阳系，飞向那未知的星空。历史会记住这一天：2123年5月7日。

移民在距离太阳系数百万光年的哥伦布恒星系找到了自己的新家。他们开始辛勤地劳作，建设自己的家园。时隔一百年，当殖民地的经济进入良性循环后，怀念地球母亲的移民向故乡发射了无人考察飞船。

镜头尾随考察飞船发射的探测器回到太阳系内部。探测器在小行星带和火星轨道只发现旧日方舟计划的工厂和太空站的废墟，毫无生命活动的迹象。荒凉冷寂的太空中漂浮着无数的太空垃圾，镜头慢慢转向火星轨道上一个破碎的地球仪。悲壮的交响乐恰如其分地烘托了这种气氛。

只受程序控制的探测器只是忠诚地将一切影像传送回考察船，默默无闻地继续自己的航程。它完全没有意识到前面的危险。昔日美丽的蓝色行星已经成为肮脏的垃圾场。尽管核冬天已经过去了数十年，地球上仍然毫无生息。探测器只想得到更多的信息，它试着向死气沉沉的地球发射了信号，试图转达移民的美好祝愿，然而天线得到的只是恶劣大气条件产生的电磁噪音。无计可施的探测器决定靠近地球，并释放探测球。不幸的是一颗幸存的高轨道激光防御卫星发现了探测器，敌我识别系统自然无法识别这是移民的产品，于是一道激光结束了探测器的旅途。

镜头定格在爆炸的一瞬间，然后开始倒退。不过这次镜头对准的是那颗卫星。倒退的速度越来越快，最终连月亮的轨迹都成了一条曲线。当地球绕太阳倒转 86 圈后，倒退速度又开始慢了起来，直到回到正常速度。屏幕下方出现了这一年的大概时间：2139 年。

伴随着悲壮的军乐，一团团蘑菇云退缩为耀眼的火球，回到核弹头之中，然后与火箭重新结合，飞回战略轰炸机、导弹发射车、核潜艇和导弹发射井。炮弹从由碎片组合成的坦克炮台中飞回另一辆坦克的炮管。血肉重新组合成步兵，拿着步枪不停地后退。镜头不断拉远，向观众展示了美丽的地球。

音乐戛然而止，一切又开始遵循热力学第二定律^①。被摧毁的地球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原来那样，在核冬天中死去的人不可能复活。画面开始跳跃抖动，音箱发出火炮震耳欲聋的吼声。高速前进的影片展示的战斗变得更加残酷。黑白的画面在氢弹爆炸那一瞬间变成了彩色，绚丽夺目的闪光使观众摒住了呼吸。时间在这瞬间停滞了，然而它并不是结束。

电影画面的速度越来越快，展示的战斗规模越来越大。唯一的变化是战争的主要舞台变成了太空，战争的主角变成了移民。这短短一分钟的影片展示了泛银河系人类联邦成立之

① 热力学第二定律：一个封闭系统的无序度，也就是熵，只能增加。这条定律指出只要存在耗散力，物理过程就不能反演，例如，你不可能指望摔碎的杯子自动恢复到完整的形态。从某种意义上，热力学第二定律指出了时间之箭的方向。

前所有主要战争。道格拉斯用高速的画面表现自己对战争的蔑视。

镜头开始在太空中翻滚，图像不断扭曲变换，最终不断逼近最繁荣的殖民地行星布雷拉多。镜头穿过游弋在轨道上的舰队，穿过大气层，最终停在了首府布雷拉多西亚的帝国广场上空。广场上的人群欢呼雀跃，摇动着写有和平和自由的旗帜。大斯拉夫帝国的警察挥舞电棍，试图驱散人群，广场上空的悬浮警车不时撒下传单。但这无济于事。终于，人类大统一运动的领袖人物凯恩·杰克逊走上了讲台，广场一下安静了下来。镜头对准了这个颇具传奇色彩的中年人。他开始了自己的演讲：“我们究竟从战争中得到了什么？我们究竟在消灭谁？也许我们并不完全相同，有着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方言，但我们都是地球人。我们来自数万光年外的太阳系，我们的祖先都是方舟上的同事。然而我们却不断地互相残杀，互相掠夺资源。但是你们是否记得地球的命运？我们的同胞死于一场毫无意义的战争，昔日美丽的故乡变成了一片焦土。难道我们还要重蹈地球的覆辙么？我们都是人类啊！人类，多么神圣的字眼，然而那些政客和军阀玷污了我们的名声。我们在这个银河系的信用度几乎是零，银河文明长老会拒绝向我们提供技术援助，银河商人联合会拒绝提供投资。我们得到的是什么？是让人羞耻的人道主义援助！我们必须结束这让人沮丧的一切。让我们建立一个统一的人类联邦吧，结束无休无止的战争。让我们重返太阳系，重建我们的家园，将我们的摇篮重新建设成联邦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我们重建的不仅仅是家园，更是作为

人类的信心和道德。我们要让世人永远记得战争的危害和曾经发生在地球上的悲剧。我们绝不能让悲剧再重演了！我向你们保证，绝不！黑暗即将过去，等待我们的必将是无限的光明！”人群开始躁动，激动的人群开始高呼口号：“和平！地球！人类！”他们开始浩浩荡荡地向皇宫前进，一个皇家近卫队士兵错误地向空中开了一枪。人群错误地理解了这声枪响，和士兵们扭打了起来。许多警察和士兵都脱下制服，加入了人民的行列，孤军奋战的皇家近卫队只得投降。不可一世的沙皇被迫退位，联邦政府接管了大斯拉夫帝国的政权和军队。那一年是 2384 年，它已经被载入了史册。

凯恩激动人心的口号响彻了整个银河系，一个强大联邦终于在 2390 年建立了。当凯恩以接近 99% 的支持率当选联邦首脑后，他通过同步视频新闻网络郑重地向人民宣布：“我们一定要回到地球！”这时电影不失时机地打出了标题：反攻地球——光荣战役。

二十分钟的片头颇有些意外，但是并不多余。不过使我纳闷的是道格拉斯在描述大统一战争时期时为何吝惜镜头。以道格拉斯的习惯，他会添加一些关于那场战争的残酷场面。那场战争并非像电影所描述的那样轻松，并不是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愿意拱手交出政权，尤其是那些最发达的国家。或许因为这是联邦艺术实业公司出品的电影，不能牵涉这样的敏感镜头。政府就是喜欢玩弄这样的花招。

主人公终于出场了，电影院里那些淑女和贵妇们发出了一阵惊叹声。我相信她们这样兴奋只是因为这位大影星。我并不希望一个偶像派的明星扮演我父亲，但是总的来说我对

这个演员还是挺满意的。他的确像我父亲：高大魁梧，不轻易露出笑容。

2391年，联邦统一战争刚结束，陈真终于能够回到故乡——原中华帝国的洛阳市（位于孔子恒星系的同名行星）。透过透明舷窗，他能看到脚下就是养育自己的那片红土。他小心翼翼地将妻子和儿子的合影照片放入上衣兜。

迎接归来勇士的人群几乎包围了整个机场。亲人和朋友们为战士们献上一束束鲜花。年轻的士兵和自己的情人在欢呼的人群中接吻。背着一把电吉他的陈真在出口徘徊了一个小时，却没有发现儿子的踪影。他失望地搭乘一辆磁悬浮出租车回家。城市里一派狂欢的景象并没能使他的心情好转。

来到处于郊区的家，陈真迫不及待地推开家门。放下琴以后，他激动地喊道：“儿子，我回来了！”然而他没有得到任何回答。家里的一切都摆放得很整齐。正面的墙上挂着妻子的遗像，正是她的笑容伴随着这对父子度过了这十年。看得出来儿子花了不少功夫，将这个镜框擦得一尘不染。推开自己的卧房房门，一切都和离开时一样。儿子的卧房是半开的，推开房门，传来的是嘈杂的摇滚乐。儿子的房间乱得一塌糊涂，各种玩具和书籍堆了一地。墙角里放着那把离开前送给儿子的电吉他，看来小家伙把它保养得很好。书桌上那台电脑还开着，正运行着一个三维射击游戏的屏幕保护程序，音箱中传出无休无止的摇滚乐。陈真在儿子的电脑前坐下，突然看到了超薄显示器旁边的小镜架，里面放着的照片同他衣兜里那张一模一样。一串泪珠从他的眼眶中滚下。他动了一下键盘，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行字：“爸，我去陪妈了。”

陈真小跑来到两个街区以外的墓地。儿子正靠在妻子的墓碑旁边，已经睡着了。墓碑前放着一束纯白的康乃馨，陈真这才想起自己忘了买花。他脱下制服，为儿子披上，然后跑向最近的花店。

花店的女主人认识陈真，毕竟像他这样经常来扫墓的人不多。她不等陈真发问，就从柜台下取出一束花。那是七朵红玫瑰、七朵郁金香、七朵白牡丹，很多年来没有变过。“小亮说你今天会回来，”女店主微笑着说，“难得这么小的孩子那么有孝心。”陈真感激地用信用卡付了账，然后跑了回去。

儿子已经醒了，他将陈真的制服放在墓碑上。陈真突然不知道该怎么对儿子说了。他只是将那束花放在儿子那束旁边，然后站在墓碑前为妻子祈祷。儿子终于开口了：“爸，我们回去吧。”

傍晚，父子坐在房顶上一起看星星。陈真对儿子说：“战争结束了。小亮，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儿子抬起头，一脸迷惑地盯着陈真：“真的？”

“当然是真的，”陈真摸了摸儿子的头，“我知道我欠你和你母亲很多，那都是因为该死的战争。我之所以参加最近这场战争，就是为了永久的和平。现在战争结束了，再也不会有人因为战争离开自己的妻子和儿女。相信我。”

“你别骗我，”儿子高兴地说，“拉钩！”

陈真和儿子拉钩后高兴地走进屋内。

当时我的确恨我的父亲。但是那仅仅是因为我还太小。我只知道七岁时，当母亲在医院中与病魔对抗的时候，父亲在遥远的殖民地与高卢共和国的军队作战。但是当时的我并不

知道父亲是由于经济所迫而参加帝国远征军的。远征军高额的奖金并没能挽回母亲的生命，反而使我误会了父亲的用意。当然，现在的我并不认为父亲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他并没有选择的余地。经济危机使帝国政府不得不通过战争来转移内部矛盾，而战争期间商业和娱乐业变得更加萧条，像我父亲这样的二流吉他手除了参军，别无选择。父亲参加联邦统一战争却是出于自愿，他和凯恩·杰克逊有相同的理想。但是这场战争使他更加后悔，他不仅目睹了对敌方军民残酷的镇压和屠杀，更亲身经历了联邦军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运动。他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刚满十五岁的我，彻底使我这本应热衷于战争游戏的小男孩对战争恨之入骨，从此对战争和军事不闻不问。这也使得我在考大学时选择了本地的联邦文史学院历史系航空航天史专业。

四年后，新派往太阳系的无人探测飞船传回了数据。地球已经不再是死气沉沉的焦土，她已经再次焕发青春，蓝天白云重现人间。但不幸的是，一种外星人已经占领了人类的故乡。

联邦议会为讨论解决方案争论不休。正当凯恩·杰克逊前往自由广场发表演讲时，一个残忍的恐怖分子用藏在体内的炸弹结束了这个革命英雄光辉的一生，同时搭上了几十个平民的生命。军队立刻封锁了首都，实行戒严，然而他们没有找到任何线索，甚至连那个恐怖分子是谁也没有弄明白。负责调查此事的劳伦斯上将只发表了一个表示调查到底的声明便草草了事。随后凯恩·杰克逊的副官山本一雄根据宪法成为临时首脑，他发表了一份慷慨激昂的就职演说后表明一定

要继承凯恩·杰克逊的遗愿，随即宣布要动用联邦舰队夺回地球。

山本一雄是个标准的鹰派，他完全是靠联邦统一战争期间的投机取巧赢得了政治资本。我甚至怀疑是他派人暗杀了自己的上司，但事实并非那么简单。山本一雄并没有自己的特务机关，不可能搞到暗杀用的人体炸弹。从谋杀的专业程度来看，凶手的后台至少是一个庞大的军事组织。检察官们喜欢援引历史，比如林肯被刺案件，因此他们倾向于认为是忠于统一前的某个国家的情报组织策划了这次谋杀。

但无论这次谋杀的主谋是谁，结果都是注定的。联邦开动庞大的国家机器，一方面开始改造联邦舰队的战舰，使之能进行超远程的恒星际航行，另一方面开动宣传机器，动用所有的媒体制造舆论，获取民众支持。一时间反攻地球成了热门话题，人民开始为这场战争募捐，父母们开始将自己的儿子送到军营。

新闻上反复播放凯恩·杰克逊被刺的消息，人民陷入无限的悲痛之中。但是人民能够化悲愤为力量：工人们在工厂里日夜赶制武器装备，工程师们全身心地投入长寿命超空间跳跃引擎的研制工作中，士兵们在军营中反复操练。联邦舰队被改编成联邦远征舰队，最新型的重型战列舰“雷龙”也被编入远征舰队。庞大的核燃料运输舰队和陆战队运输舰队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山本一雄参加了检阅仪式，官兵们士气高昂，立志夺回地球。远征舰队总司令拉尔夫·克雷上将在媒体上发表了就职演说，向公众保证“赢得这场圣战”。

镜头又回到了洛阳。陈真中尉收到了陆军参谋部的征召

令，但他不知道该如何向儿子解释。他来到妻子墓前，放上二十一朵鲜花，将心中的一切都告诉了长眠在地下的妻子。陈亮躲在旁边，明白了父亲的苦衷。

在一个星期日的晚上，陈真参加了陈亮在大学里的摇滚演唱会。陈亮是主唱兼旋律吉他手。接近尾声时，乐队演奏了“失去的梦”乐队的主打歌曲《傻瓜和迷失在太空的狼》，场下的大学生们开始欢呼，哨声四起，会场开始混乱。陈亮拿起话筒，对台下的人群说：“今天我要把一首歌献给我父亲。如果没有我父亲，我的吉他不可能弹得这么好。父亲将一切希望都给了我，而自己为了和平统一而战斗，他将参加联邦远征军，夺回我们的故乡。因此我将下一首歌献给他。这首歌是《吉他手》的主题歌《敬礼，吉他手》。”学生们开始欢呼，其中一部分人开始起哄，要陈真上台露一手。认识陈真的同学将陈真推上舞台，主吉吉他手将自己的吉他递给陈真——看来这件事早有预谋。陈真试了一下琴，弹了一小段，令人眼花缭乱的熟练指法和完美的分解和弦顿时使台下掌声如潮。毕竟陈真在军队里惟一的消遣就是弹琴，水平比以前有所提高。父子完美的配合使鼓手都忘了打鼓，台下的学生和着节拍击掌。悠扬的吉他声音响彻了校园，为演出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第二天，陈亮背着父亲的吉他将父亲送到了机场。父子并没有多说话，陈亮只对父亲说了一句话：“爸，你要保证活着回来！”陈真拍了拍儿子的肩，说：“我向你保证。”陈亮递吉他的同时还给了父亲一张照片，那是一张全家福。陈真背上吉他，收好照片，快步跑上天空飞机。儿子在他身后挥动

双手，一直等到飞机在天空中消失。

2395年3月，联邦远征舰队开始了它史诗般的征程。太空港挤满了为勇士们送行的人群，商场和体育中心的大型全息投影仪旁边也是人满为患。欢送仪式在克雷上将发表演说的时候达到了高潮，激动的人群喊出种种极端的口号。

2395年7月，联邦远征舰队终于到达了太阳系边缘。士兵们透过光学望远镜能看到蓝色的地球，顿时军心大振。

镜头开始向地球高速移动，将一个美丽的地球展现在观众面前。流行音乐界的新星莎拉·杰克逊演唱的《地球母亲》非常恰当地烘托出一种思乡之情。

镜头穿过地球大气，展示了一个丛林密布的神秘世界。这些高大的植物显然不是地球上原产的绿色开花植物。密林下一部高大机械人正带着一群人类士兵在巡逻。这些人类士兵面无表情，目光呆滞，就像被人洗过脑一样。突然一处地面的草堆被移开，一队游击队士兵从地道里跃出。他们用精确的点射击毙了巡逻队里的人类士兵，但是机械人依靠强大的火力和可靠的装甲顽强抵抗，击毙了好几名游击队员。正在这时候，金发碧眼的女主角扛着一门投掷武器从地下钻了出来。那是一门古老的美制电磁脉冲榴弹投掷器，它发射出的90mm超口径电磁脉冲弹立刻摧毁了机械人的电子设备。不可一世的机械人冒出滚滚浓烟，倒在了地上。女主角扔掉手中的炮，冲到机械人的残骸旁边，用一根铁棍撬开机械人身体后侧的舱门。机械人里面躲着个瘦小的灰色生物，它怯生生地盯着女主角。那个生物看上去是如此的脆弱，你可以透过它薄薄的皮肤看见它的血管，以至于你很难将它与邪恶和

凶残联系在一起。女主角毫不犹豫地将铁棍插入那个生物的身体，浅紫色的体液溅了她一身。游击队员们开始欢呼，他们取走各种战利品，回到了地道。女主角在地道里放置了定时炸弹，然后尾随队员们穿过像迷宫般的地道，来到了地面数百米以下原来是北美战略核武器防御系统掩体的基地。

一个胖胖的军官模样的人召见了女主角。他启动了指挥中心的老式全息投影仪，投影仪上出现了模糊的太阳系星图。军官严肃地对女主角说：“詹尼弗，我们不再是孤军奋战了！我们在小行星带的探测器显示一支强大的舰队已经到达太阳系边缘，它应当是地球移民派出的。”

“这么说，我们很快可以把那些天杀的外星人扔到太阳里面去了。”詹尼弗很高兴地说。

“少尉，请别插话，”军官严肃地说，“为了配合他们作战，我们必须派人送去情报。指挥部决定派你去执行任务。”

“是，将军。”詹尼弗行了个标准的军礼。

詹尼弗换上特殊的隐形眼镜，伪装成为外星人工作的某个工程师。通过视网膜检查手续后，她搭乘空天飞机前往设置在赤道上空的同步轨道空间站。在那里，她本应等到空间站与月球最近时搭乘班机前往设在月球的研究中心。但是一个潜伏在空间站的工作人员劫持了一艘行星际飞船，并在空间站的动力系统上安装了一枚炸弹。詹尼弗偷偷地登上了那艘飞船，顺利地离开了空间站。飞船高速离开了地球，身后的空间站在无声无息的爆炸中化为亿万片金属碎末。

詹尼弗不停地用无线电与远征舰队联络，终于与舰队联络上了。正在这时候，驾驶员的枪口已经对准了她。他用威

胁的语气小声说：“你要告诉他们外星人与我们和平相处，不要用战争解决问题！”

詹尼弗疑惑地盯着自己的战友，摇了摇头。驾驶员毫不留情地开枪了，但是他发现里面并没有子弹。詹尼弗一拳打倒驾驶员，捡起那把枪。她熟练地装上子弹，然后对着驾驶员的太阳穴开了一枪。

无线电的另一头关切地问：“发生什么事了？”

詹尼弗回答：“我消灭了一个外星人的走狗。不过现在我遇到麻烦了，我没有驾驶员了。”

詹尼弗在指示下关闭了引擎。“雷龙”级旗舰威尼斯号派出了救援艇，顺利地将她带回了旗舰。克雷上将亲自接见了这位地球的代表。詹尼弗向克雷将军介绍了地球概况，并递交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她在随后面向全舰队直播的演讲中说道：“从我懂事开始，我就开始学习如何与残暴的外星人作战。地球是人类的地球，人类在地球上居住了上万年，而这些不速之客在一个半世纪之前来到地球，却统治了这个星球，它们毫不留情地摧毁了人类在黄金时期创造的遗迹，并用它们的植物取代了在这个地球上有着数亿年历史的绿色开花植物。谢天谢地，它们也呼吸氧气。它们用奴化教育对我的同胞进行洗脑，使他们成为没有个性的奴隶，心甘情愿地为异类服务。还好，我的父母都是坚定不移的战士，为了争取自由和消灭残忍的外星人而战斗不止。他们在我成年之前就牺牲了。我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干掉这些杂种！如果你们要组织登陆作战，请允许我参加。”

詹尼弗被分配到了陈真率领的王牌小队。陈真对詹尼弗

说的第一句话是：“我不管你是谁，在我的队伍里面，你必须服从我的命令。”詹尼弗不太高兴地敬了个礼：“是，长官。”

当陈真在宿舍里练习吉他的时候，詹尼弗走了进来。她无意间发现了贴在陈真墙头的全家福……

接下来自然是男女主人公坠入爱河，简直俗不可耐——我真不敢相信这竟然出自道格拉斯之手。我父亲绝不可能喜欢这么冷酷无情的女人，更何况父亲始终挂念着母亲。该死的艺术实业公司追求的只是票房和宣传效果。

远征舰队总司令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远征舰队的先遣部队是由战列舰和巡洋舰组成的主力舰队。由于没有发现小行星带有敌人活动的迹象，先遣舰队没有派出侦察舰队仔细搜查便试图通过这片区域。结果不知从哪里冒出大量的空雷，它们义无反顾地扑向大型舰艇。持续不断的热核爆炸照亮了整个空域，先遣舰队几乎全军覆没。

扫雷工作持续了好几天。元气大伤的远征舰队终于通过了小行星带。舰队在火星附近遭到外星人的伏击。好在敌人的舰队不堪一台，远征舰队终于出了一口恶气。

外星人在月球上设置了强大的陆基防御系统。远征舰队为了攻克这个据点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损失了约一半的主力战舰，战斗机也几乎损失殆尽。远征舰队毫不犹豫地摧毁了月球上的庞大军用研究所和军工厂。

当消灭了敌人所有的卫星和轨道空间站后，挡在远征舰队和地球之间的障碍都被清除了。庞大的登陆舰队按照信使提供的资料在世界各地同时登陆。

地面作战受到了巨大的阻力。在以往的战役中只要掌握

了制宇权就等于赢了一半，但这一次完全不同。敌人没有大都市，而是分散在森林和原野之中，无法实施有效的宇对地轰击。人类的重型装甲部队完全派不上用场，只能靠步兵作战。敌人似乎擅长于丛林战，而且在武器上占有优势。陆战队的伤亡惨重，第一梯队几乎全军覆没。士兵们不仅要面对外星人操纵的机械人，还要面对数目可观的人类士兵。更可怕的是有的陆战队队员竟然倒戈为外星人卖命——外星人似乎有精神控制的能力。

镜头尾随男女主人公，记录了残酷的战争场面。战友一个接一个倒在他俩身旁，二十四个人的小队只剩下他俩。他俩在搜索大部队的时候发现了一群为外星人服务的人类追杀一个工程师。经过一场激战，他俩救下了奄奄一息的工程师，工程师在弥留之际告诉他俩一个耸人听闻的阴谋：“外星人打算放弃地球，它们正在安装行星炸弹！快撤吧。”

剩下这段简直是画蛇添足，每个陆战队员都应该有一个微波通讯器，主人公只用摘下它告诉轨道上的战场指挥部就万事大吉。但是两位主人公却为了寻找“大功率无线电设备”大打出手，杀死了接近一个营的敌人。他俩折腾好几天才找到那个子虚乌有的设备，而且在途中还没有忘记谈情说爱。我都有些想打瞌睡了，但是身边的人却看得津津有味。

由于陈真的正确情报，远征舰队没有向地球增派陆战队，并且开始让地面上的部队撤退。但是这已经太晚了。地球在男女主人公接吻的时候发生了剧烈的爆炸。已经登陆的全体官兵和停靠在同步轨道上等待他们的登陆舰只顷刻之间成为了历史。美丽的地球化为成千上万的碎片，形成了一个新的

小行星带。

和着悲壮的交响乐，屏幕上开始出现时间——2395年9月24日——和字幕，向观众介绍这场战争的损失和相关的统计数据。

我耐着性子看完了这部电影的字幕，但是没有发现道格拉斯的大名。我既欣慰，又失望。我实在没有兴趣参加接下来的各种活动，直接离开了电影院。

下 篇

2401年9月25日

看完电影后，我突然开始怀疑那场“圣战”的意义。电影中有太多疑点，使我萌发了仔细研究这场战争的念头。经过反复考虑，我决定把这场战争作为研究课题。

第一件事情自然是查阅相关文献。这场战争并不遥远，但是它已经被载入联邦的各种历史文献。我首先在《联邦战争简史》中找到相关资料，其中包括太阳系的全息沙盘以及部分全息视频资料。我对视频数据并不感兴趣，对于研究而言最有用的资料永远是文本。

只要是人类泛银河系联邦的公民就应该知道伟大的反攻地球——光荣战役。公元2395年，被迫抛弃地球的人类带着强大的远征舰队回到早在二十二世纪被人类抛弃的母星——太阳系第三号行星地球。地球并非像教科书所记载的那样是一个丑陋的充满放射性的死星，而是一颗蓝色的充满生机的星球。地球上居住着一些邪恶的异类，他们奴役着地球的遗

民。但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地球上有一群坚强的战士，他们愿意用自己的鲜血来捍卫自己的故乡。在一场激烈的战斗后，一艘载着地球反抗者的飞船与冥王星附近的远征舰队会合。地球的信使带来了令人鼓舞的消息，原来地球上还有数千万人类，但是他们被一个只有数百万的异类统治着。经过长达数小时的军事会议，远征舰队决定武力收复地球。这场战役历时三个月，战火从火星附近延续到地球上的北美地区。本来地球人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战场形势呈现一边倒局势，卑鄙无耻的异类使用了玉石俱焚的手段，用恐怖的武器炸毁了地球。这场战役后来被称为光荣战役，人类泛银河系联邦为了纪念这场伟大的战役，在火星上建立了庄严的远征舰队墓地。

整个战役投入了各型战舰达三千艘，损失了两千艘左右，舰载机两万三千架，损失了一万七千架，伤亡官兵共计九十余万，其中四十余万阵亡。

看完这一段，我立刻意识到自己是在浪费时间，联邦的历史文献当然会袒护联邦，它记录的资料必然和那部电影一致。我浏览了一下各章节的摘要，只发现了一则感兴趣的资料。

信使击毙了自己飞船的驾驶员，自己驾驶飞船与舰队汇合。信使声称自己的驾驶员是叛徒，她是出于自卫杀死他的。但是验尸却显示驾驶员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杀死的。舰队总参谋部派遣了一个宪兵小分队对此事进行调查，他们戏剧般地发现了安装在飞船内的摄像机记录的视频片断，证明

了信使的清白。

我将这段视频数据保存到本地的量子信息存储器上，反复观看，但是没有发现任何疑点。这段视频影像与电影中那段很相似。也许这段视频是伪造的——这很容易实现，现在的很多低成本电影都只需要演员的模型，而不需要真实的演员。据说通过全息技术能很轻松地甄别真伪，但是这需要高清晰度的图像和高级的计算机工作站。我不能从中得出任何结论，但是我至少能确定存在信使欺骗舰队指挥官的可能性。

我对关键字“光荣战役”进行了检索，但是发现了上万个相关记录。面对如此繁多的数据，我不知道该从何着手。我开始回想父亲，希望能找到任何与他有关的线索。我想起了他的指挥官。父亲的特别小分队直接从属于第二登陆舰队师，因此他有机会接触军衔为少将的师长。他在一封信件中提到师长也是吉他爱好者，和他关系很好。师长还答应战争结束后送他一把最好的电吉他。如果我能和这位师长联系上，我就有可能获得真实的资料。

我在手写板上写入了搜索条件：联邦远征舰队第二舰队师指挥官、“光荣战役”、少将。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一个简单的说明：安德列·季诺也维奇、联邦远征舰队第二舰队师指挥官（2394—2399）、准将（2393—2394）、少将（2394—2399）、中将（2399—）、联邦地面战术学院教官（2399—）。我随即查询了他的详细信息，屏幕上立刻出现了他的照片、简介、地址以及服役期间参加的各种大小战役。我发现他参加的战役并不多。我只对他的电子邮件地址感兴趣，于是将他的地址保存到个人通讯簿里。

我打开个人邮件系统，输入密码。我发现自己收到了道格拉斯的一封邮件，颇有些惊奇。我试图打开这封信，但是系统告诉我“邮件已经被破坏，无法正确读取信息”。我查看了这封信件的信息，发现它被最好的数据加密算法保护^①，但是我收到的只有前半部分。我能用道格拉斯的公开密匙打开道格拉斯的报文摘要，这说明这封信的确是本人寄出的。于是我按回信路径告诉道格拉斯我没能收到完整的信件——当然我也用相同的加密算法对邮件进行加密。道格拉斯究竟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我？我迷惑不解，但是眼下我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于是我草草给道格拉斯寄了一封询问的邮件。接着，我在给安德列·季诺也维奇中将的信件中写到：

安德列·季诺也维奇中将阁下：

您好，尊敬的中将先生，万分感谢你能在百忙中抽

① 最好的数据加密算法保护：这种加密算法是由三种不同的算法保护，第一种是公开密匙算法，它允许任何人用用户的公开密匙加密，而只有用户的私有密匙才能打开，反之亦然，它最慢，主要用于加密秘密密匙、数字签名和报文摘要；第二种是秘密密匙算法，加密和解密都必须用同一把密匙，主要用于加密需要传送的正文；第三种是报文摘要算法，如果入侵者更改正文，他几乎不可能产生完全相同的报文摘要，当然，它需要密码保护，并与一个时间戳包装在一起。我收到的部分包括被我的公开密匙加密的秘密密匙、被道格拉斯的私人密匙加密的报文摘要以及被损坏的正文，后面两者都已经被秘密密匙加密。

出时间阅读我的信件。

相信您还记得“光荣战役”期间你下属的第七特别小分队队长陈真中尉、我的父亲。家父时常向我提起您这位功勋累累的将军。他告诉我您也酷爱吉他艺术，而且还知道如何购买银河系最好的吉他。我希望您能告诉我一些关于他在军营中的情况——我正准备为他写一个小传。

衷心祝愿您身体健康。

您真诚的陈亮

2401年9月25日

又及：如果您知道什么地方的吉他质量最好，希望您能告诉我，谢谢。

我习惯性地搜索了他的公用密匙，也为这封信件加密，然后选择了立刻发送。这时候我发现又有新邮件——难道是道格拉斯回信了？没想到这是由邮件系统自动产生的错误报告，它显示道格拉斯的邮件地址是个无效地址。我这才注意到道格拉斯寄来的邮件的发信地址和收信地址都不同于他向影迷公开的邮件地址。

我只觉得脑子里一片混乱，毫无头绪。我习惯性地披上外套，离开了公寓。在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总是到母亲墓前坐下。长眠在地下的母亲自然不能帮助我解决难题，但是每当我来到墓前，心情就会平静下来。走过空旷整洁的大街，我突然感到一切都很陌生。除了偶尔经过的几辆磁悬浮快车

和在社区运动场玩篮球的小孩，我无法将这一切与以往拥挤的街道联系起来。联邦统一后，由于社会安定，各行星的经济都有长足的发展，而“光荣战役”更是将全人类联系在一起，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建设了大量的基础设施，联邦经济随之进入一个高潮。即使是低收入者也能购置先进的网络设备和各种与虚拟现实技术结合的娱乐或运动器材。绝大部分人都能在家中完成工作、购物、娱乐、锻炼等活动。尽管这些技术早在二十一世纪就已经实现，但是像这样的普及率还是几百年以来的第一次。当然，一些悲观主义者的预言并没有实现。传统的商场购物和旅游并没有因此死亡，反而成为了一种时尚和高消费模式；各种竞技性体育项目仍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优秀运动员仍然是年轻人的偶像；传统娱乐业仍然有巨大的利润，只是市场份额远小于基于虚拟现实技术的新娱乐业。对于联邦而言，“光荣战役”带来的经济效益似乎远远大于损失的半个舰队。但是我开始怀疑父亲是否死得值得。或许我很自私，但是我不能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冷酷的政客将四十万人的生命作为发展经济的筹码——更何况他们并没有夺回地球。生命是无价的，只有像自由这样坚定信念才能使天平向生命的彼端倾斜。

不知不觉我已经来到公墓前面。安娜阿姨开的花店仍然开着，毕竟人们出于对死者的尊敬不可能仅仅访问公墓的网站。安娜阿姨和蔼地为我包装好十二支康乃馨。她是个好人，自从她知道我父亲也牺牲后便只收我成本价。我没有更多回报她的办法，除了微笑。尽管她这时候总会对我说“你父亲

一定在天堂里与你母亲团聚了”，但我总是莫名地感动。

来到母亲墓前，我惊讶地发现墓前摆放着一束二十一支鲜花，那是数目相等的红玫瑰、郁金香和白牡丹。我徒劳地环顾四周，希望奇迹能够出现，但是空旷的墓地仿佛告诉我父亲已经牺牲在了一万光年以外的太阳系。公墓的出口有一个中年人正慢慢离开，他的目光似乎曾经落在我身上。我内心有一种冲动，想冲上去看清楚他的面孔。但是我知道这是徒劳，只是将自己那束花放在先前那束左边。那人或许是父亲的战友，也可能只是个影迷——如果我不去确认他的身份，他甚至有亿万分之一的可能是我父亲。有时自欺欺人也未尝不是个办法。

离开公墓后我才想起导师负责的一个调查项目还没有完成，于是呼叫了一辆磁悬浮出租车赶往大学。我一直干到深夜 25 点（孔子行星一天约二十九个小时零三十三分），在学校的图书馆信息检索厅睡了一觉。导师见我这么努力，便特许我回家休息。回到家里，我首先打开计算机，发现安德列·季诺也维奇中将已经给我回信了。系统提示这是他本人发出的，正文没有被篡改过。

陈亮：

请允许我称你为小陈。我和你父亲的确很熟，而且是好朋友。怎么说呢，他是个优秀的士兵、优秀的吉他手，当然也应该是优秀的父亲。你应该以他为荣。很久没有听到他悠扬的琴声，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如果

不是公务繁忙，我真希望能同你切磋琴艺。

小陈，如果你希望了解你父亲的生平，不妨购买与电影《反攻地球——光荣战役》同期发行的传记系列《战死地球》。放心，里面没有电影中的浪漫故事。我很了解你父亲，他无法忘记亡妻。

关于吉他，你可以试试皇家马德里牌的琴，当然每个人的喜好都不一样。我一直在用这个牌子，感觉还不错。

你真诚的安德列·季诺也维奇

2401年9月26日

刚看完我还颇有些感激，但是马上发现他所说的都是废话，而且他所说的“皇家马德里牌的琴”是我闻所未闻的。我虽然只是个吉他爱好者，但是还是很清楚各种极品电吉他的，而且还试过从“金属毁灭者”到“速度之魔”的各种牌子的新产品，压根就没听说过什么“皇家马德里”。我满腹狐疑地对这个关键字进行检索，结果发现了许多记录，大部分是关于一支地球上的西班牙足球队，而另外一部分则是关于一种古典吉他。我立刻明白了，这是一种木制古典箱琴^①。回想起来，

① 木制古典箱琴：古典吉他和民谣吉他是截然不同的流派。而摇滚乐主要使用电吉他，并大量运用效果器。作为木箱琴，古典吉他和民谣吉他的外形和吉他弦都有着明显的区别。至于音色，更是差了十万八千里。一般来说，摇滚乐手不会使用古典吉他。

古典吉他有一个流派叫做西班牙吉他流派，难怪这种吉他叫“皇家马德里”。看来这个将军误会了我的意思，或许他根本不知道摇滚乐手应该用什么吉他——我父亲甚至很少使用民谣吉他。但是这不符合逻辑，我父亲不可能与没有共同语言的人成为好友。或者这位将军根本不是我父亲认识的那一位。

我打开一个抽屉，里面列满了用于备份数据的全息光盘。根据索引，我找到了记录有父亲信件的那一张。将它塞入计算机，计算机开始全负荷工作。数据解密后被恢复到一个临时目录。我打开了那个信箱，里面记录着父亲每天寄来的数字邮件和我的回信的副本。那封信是他在远征舰队出发前寄给我的，所以我很快便找到了。这封信并没有被加密——军队不允许官兵寄出加密信件。信件中有父亲的单人照片和与另一个人的合影，而那个人是唐纳德·布朗少将。这说明唐纳德·布朗少将才是第二登陆舰队师的总指挥官。

我对唐纳德·布朗少将进行检索，得到了以下信息：联邦远征舰队第二舰队师副指挥官（2394—2396）、准将（2387—2392）、少将（2392—2396）2396年9月24日于家中饮弹身亡。难道是父亲记错了？我检查了那张合影，从制服上的标志看，唐纳德·布朗少将的确是师长。我又看了看缓存中的安德列·季诺也维奇的数据，我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他几乎是在被提升为师长的同时被授予少将军衔，这是不合理的。而且唐纳德·布朗的资历比安德列·季诺也维奇要老得多，由经验不丰富的安德列·季诺也维奇出任师长是违背常理的。由于战场在一万光年以外，加上第二登陆舰队师幸存者不到百分之一，政府可以任意修改这些资料。我得出了一

个结论，唐纳德·布朗少将才是第二登陆舰队师的师长，其副官是安德列·季诺也维奇准将。一个师长的自杀是很难向公众解释的，于是政府偷梁换柱，互换了两者的位置。我关心的是唐纳德·布朗少将为何自杀。

我现在发觉自己失去了惟一的线索。我不可能指望自杀的唐纳德·布朗少将托梦给我——即使真的存在灵魂这种东西，哪怕它能以光速前进，它也得花上很多年才能赶到这儿。而安德列·季诺也维奇更是不可能说出一句有用的真话。

我百无聊赖地在搜索条件中填写：“光荣战役”、“自杀”，然后发出了确认指示。结果屏幕上出现了多达数十人的自杀者名单，其中很多都是高级官员。我用快速统计功能统计了一下，发现自杀率最高的是陆战部队的上校以上军衔的指挥官。这些人都是在度假或探亲期间自杀的。看来这里一定有鬼，政府一定将在军队中自杀的人标记为因公死亡——这是我父亲告诉我的。我将搜索条件扩大到：“光荣战役”、“校级以上”、“非正常死亡”、“2395年9月24日以后”。结果死者的数目立刻达到了三百多，而现在死亡率最高的是舰队总参谋部，达到了一百人左右。死亡原因千奇百怪，从因为空气过滤系统损坏窒息而死（军用舰艇的备用系统也坏了？）、被外太空陨石砸死（这种飞船怎么能承受敌人的攻击？）到心脏病突发身亡（他怎么混进军营的？），而且都有似是而非的验尸报告和相关信息。我突然冒出更可怕的念头，有人会不会是被谋杀的呢？既然有人可以谋杀凯恩·杰克逊，谋杀几个指挥官又算得了什么呢？

尽管目前我对“光荣战役”的真相还一无所知，但是我

已经觉得这后面肯定隐藏着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仅仅是自杀者的统计就能使我彻底改变对这场战争的认识。难道我的父亲以及其他四十万名官兵的牺牲是毫无价值的？金钱和权力难道真的这么珍贵，甚至比四十万条生命还重要？不行！这是一个言论自由的社会，我一定要揭露这一切。我只觉得热血沸腾，立刻动笔开始整理自己发现的疑点。

当我写完这份名为《光荣战役，抑或耻辱战役》的论文以后，我的头脑已经冷静下来了。如果我将它放到网络上，很多人都能看到它。但是如果政府的确谋杀过高级军官，那么它会毫不犹豫对我采取行动。而且这篇文章很快会被销毁，或者会有许多御用文人举出各种证据反驳我的文章，随后公众会忘记这一切。我立刻用加密软件对这篇论文进行加密，放入私人文件夹。

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可以让一些匿名信息发送网站替我完成。这些网站会保守客户的信息，然后在网络上传播任何符合要求的信息（通常要求是非盈利性的），这是从二十一世纪以来的一种传统。政府对这些网站很为头疼，似乎正在立法取缔这些网站。由于高强度加密算法的使用，政府的全天候监听也无能为力。我按照“匿名信息服务”、“可信度高”进行了模糊查询，结果发现了一个叫做“自由之声网络速递”的站点可信度最高。我对这个搜索结果进行了校验，随机挑选的十个服务器返回的数据同结果一致。其实我很早以前就听说过“自由之声网络速递”，政府曾经多次要求它交出某些用户的真实资料，但是每次这个网站都能胜诉。我仔细阅读了服务条款，发现它的服务是免费的。我下载了一份申

请表单，并从网络数据库中查到了它的公开密匙——它的长度是普通密匙的两倍。我仔细填写了自己的个人资料，附上论文，并生成报文摘要，然后加密。加密结束后我清理了缓冲区、删除了自己保留的那份论文，确保除了“自由之声网络速递”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得到它。

我刚刚发出这封信件，就收到了一封奇怪的信件，它只受我的公开密匙保护。我解开了它，正文很简单：“你已经被政府愚弄了，立刻离开，请勿携带任何通讯设备，不要进行任何身份鉴别——包括信用卡，请到任何免费电话服务处拨1422197723，记住，你只能打一次电话，请勿提问。”

我觉得莫名其妙，但是我对此深信不疑。可我想不出自己有什么步骤做错了。我翻箱倒柜找到一支笔，在手心里写下电话号码。随后我销毁了我的私人密匙，清除了整个存储器。我摘下移动通讯仪器，换了一身衣服，离开了家。

走出家门，我头也不回地往公墓走。在街道尽头的拐角处，我注意到几辆磁悬浮飞车正向我家的方向飞去。我倒吸了一口冷气，装作若无其事地向前走去。

我在公墓旁边发现了一个免费公用电话亭。免费电话服务只允许用户拨通本市的电话通讯，而且对方不能是移动电话或另一个免费电话。我快步冲进电话亭，拨通了1422197723。电话的另一头传来女性化的合成语音：“先生，您要的出租车服务立刻就到，请勿焦虑。”我很想问个究竟，但是我想起了那个警告，于是“嗯”了一声。对方沉默了一段时间后就挂断了电话。

三分种的等待使我心急如焚。来的并不是一辆磁悬浮出

租车，而是一辆重型气垫卡车。一个身着工作服的人跳下车，示意我到货舱里去。我迅速地爬上卡车，卡车立刻启动了。

货舱里整齐地放着一箱一箱的货物，中央为我留出了一条通道。通道的尽头是一个货柜，门半掩着。我推门进去，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道格拉斯。货柜里的布置很像一个书房，还配有一台计算机。

“关门！”很难想象这是道格拉斯对我说的第一句话。

我关上了门，坐到了道格拉斯对面。

没等我发问，道格拉斯有些恼火地对我说：“你这个笨蛋，你怎么能相信公开密匙数据库呢？”

我有些莫名其妙：“那我该怎么做？”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道格拉斯摇了摇头，“政府能够轻易地伪装成任何一台计算机，也能修改任何人放在公用数据库中的公开密匙。而且你居然还随信附带报文摘要，这样政府可以轻松地上诉你。在委托匿名信息服务的时候是不要求身份确认的！你记清楚，不能信任网络上的任何机构。”

“但是我怎样才能得到可靠的公共密匙？”我有些糊涂了。

“这没办法，通过网络，你只能从你能够信任的人手中得到其他人的公开密匙。事实上，通过现实世界取得公开密匙是最可靠的。”道格拉斯叹了口气，“不过这已经太晚了。你现在已经丧失了一切公民权利，并且被加入特殊通缉名单。只要你在电话中说的话足够多，联邦通讯监察署就能确认你的身份，警察随即就会赶到。”

“该死，”我突然明白了那些警告的含义，“那我还能干什么？”

“我们会为你搞到一个新的网络身份，但是不太可能在现

实中做到这一点，”道格拉斯回答，“你呆在这儿太危险，我们会尽快设法将你送到联邦的边缘殖民地。事实上我将和你同行。”

“非常荣幸，”我伸出手，“我是你忠实的影迷。”

道格拉斯笑了笑，同我握手：“我希望你也是忠诚的部下。”

“那部电影究竟是怎么回事？”我希望道格拉斯能解开我心中的谜团。

“我知道你一定会问这个问题，”道格拉斯站起身，取出一张全息光盘，塞入计算机的驱动器。室内的灯光暗了下来，一面墙上出现了熟悉的电影画面。

屏幕上显示出标准时间：2243年7月。人类已经从各国的掩体中爬出来半个多世纪了，但是他们面对一片焦土无计可施。大部分昔日富饶的区域都被核阴影笼罩着，死气沉沉。这时候一种外星人赶到了。他们的确很像科幻小说中的小灰人，但是很友善。他们告诉每个聚居点的领袖，根据宇宙条约，被遗弃的行星在一百年后可以被外星人移民，如果地球人允许他们移民，他们愿意改造地球。大部分领袖同意了 this 协议。

这个种族自称“拉赛克拉希里维沙”，在本族语言中意为流浪的两足动物。拉族人发源于一个河外星系，属于类人类种，其DNA分子也由两条链构成，但是并非由嘌呤构成，而是另一些有机物构成。拉族人的母星由另一个强大的种族控制着，所以拉族人在发展到有星际旅行能力以后就离开了母星。拉族人通常占领被其他文明抛弃的星球，在上面延续自

己的文明。他们的生物技术相当发达，能够改造被核大战摧毁的行星，使其死灰复燃。

在拉族人的帮助下，地球重新焕发了生机。地球原有的人类文化与拉族文化的融合也促进了地球文明的发展。许多人类都融入到了拉族社会，最终形成了一个人类——拉族文化圈。这是一个完全不依赖于血统的社会，人类同拉族人和睦相处。

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足现状。随着时间的推移，少部分人类渐渐忘却了地球的去，尤其是那些没有见过核战遗迹的年轻人。这些人把拉族人当作入侵者，把赶走拉族人作为最终目的。不过由于他们的支持者并不多，因此成不了气候，主要搞些针对拉族人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公众心目中的印象很差。他们的总部设在北美地区，有完整的通讯、监测和指挥系统。当他们探测到联邦的探测飞船后，便开始着手一个利用联邦舰队赶走拉族人的作战计划。

镜头回到联邦政府的总部。凯恩·杰克逊在观看了探测器发回的信息后坚决反对出兵，他认为应当派出一个外交团进行交涉，并且通知银河文明长老会、银河新闻无种族组织等星际机构。加上战争结束后，凯恩·杰克逊致力于建立一个文官政府，试图削弱政府中数目可观的军方势力，军方对凯恩的忍耐达到了极限。联邦舰队总司令丹弗·唐纳德和他的参谋召开了一个紧急会议，他们得出了需要一场战争来巩固军方地位的一致结论。随后军方与山本一雄进行了接触，野心勃勃的山本一雄立刻与军方达成了协议：刺杀凯恩·杰克逊，这样由山本一雄出任联邦首脑，然后批准这场战争，战

争结束后给军官晋升一级，让更多的军人脱下军装走入政府。

阴谋家用非法研制的生化人谋杀了凯恩·杰克逊，然后装模作样地对此事进行了调查，最后不了了之。

镜头转向地球，詹尼弗的确消灭了外星人。但敌人不是巡逻队，而是一个带领人类学生的拉族教授。

在基地里，指挥官告诉詹尼弗如何向联邦舰队撒谎，并下令干掉驾驶员，因为驾驶员有可能将实情说出去。

在联邦舰队旗舰威尼斯号上，参谋长福克斯上将接见了正在被调查的詹尼弗。福克斯告诉詹尼弗这一仗非打不可，叫詹尼弗说出实情。詹尼弗告诉了福克斯一切。

福克斯上将立刻召集参谋部紧急会议，商讨了形势。为了掩盖事实，他们背着詹尼弗制定了一个旨在消灭所有外星人和地球遗民的计划。一旦占领地球，就向地球释放一种病毒武器，杀死除了注射了疫苗的官兵以外的所有人。

镜头转向小行星带的扫雷舰艇，工作人员捕获了一个失效的空雷，发现上面标有“美国制造”。福克斯上将下令将这个信息保密。

联邦舰队在火星附近消灭的“外星人舰队”实际上是一些科学考察船和货船，根本没有战斗力。但是舰队仍然摧毁了它们。

登陆作战受到了巨大的阻力。陈真中尉发现所谓的“抵抗者”是一群乌合之众，而他的敌人并非什么被洗过脑的人类。詹尼弗拒绝提供任何有用的信息。他命令他的小分队停止行动，并且软禁了詹尼弗。陈真向唐纳德·布朗少将通报了自己的发现。

唐纳德·布朗少将从参谋部了解到实情，命令第二陆战师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当陈真告诉詹尼弗真相后，詹尼弗才明白自己被骗了，抵抗者和拉族人站到了一边。

恼羞成怒的福克斯上将解除了唐纳德·布朗少将的职务，让安德列·季诺也维奇准将取代他的职务。但是士兵拒绝执行上级的命令。

在这种情况下，总参谋部决定使用最后的方案。他们决定使用毁灭行星的特殊热核武器炸毁地球，制造一种外星人与地球人同归于尽的假象。为了防止地球上发生的一切被泄密，他们决定让登陆部队成为陪葬品。就这样，美丽的地球被战争狂人炸毁了。

接下来的几年里面，许多高级军官自杀或被谋杀，但是一小部分人却开始升官发财，丹弗·唐纳德成了参议院议长，福克斯也成了政府要员，而克雷将军则出任联邦国防部长。四十万条生命被遗忘在遥远的太阳系，镜头停留在火星上那片墓地，伴着催人泪下的哀乐。

最后镜头开始下坠，最终在陈真的墓碑上摔碎了，破碎的图像最终变成了一片黑暗。

“这就是真相？”我几乎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只是一部分罢了，”道格拉斯摊开双手，“我喜欢实话实说。”

“那我们能做什么？”我感到一片茫然。

“我也不知道，”道格拉斯低下头，紧握双手，“但是我们得做点什么。联邦正准备向邻近的恒星系发动战争，而公众的支持率很高。”

“你准备怎么让公众看到这部分影片呢？”我问道。

“政府还没有完全控制网络，”道格拉斯露出了一丝笑容，“我们能很快地在网络上散布它。”

“然后呢？”我忧心忡忡地问。

“以后再说吧。”道格拉斯回答道。

卡车突然刹车，我和道格拉斯险些撞在了墙上。卡车颠簸了几下，最后停下了。我听到了军人列队跑动的脚步声，然后是沉重的车门被打开。脚步越来越近，我的心跳也越来越快。我和道格拉斯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最后货柜的铁门也被打开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军人走进来，对我们露出了笑容。

他可能是面目可憎的联邦特工，也可能是我父亲。他手中拿的可能是一把枪，也可能是二十一朵鲜花。我无法正视他，直到他对我说：“走吧。”

我站起身，当我看清他面容的时候，只觉得一阵眩晕。无论如何，联邦的未来已经注定了。

——原载《知识就是力量》2002年第6、7、8期